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五回 孟夫人京都見婿

詩曰： 夫人見婿慚慚愧，婿見丹青似醉癡。如此冰清和玉潤，榮華富貴未交時。

話說孟府夫人，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直抵金台，早有家人們竟預先策馬飛鞭，早報到了龍圖閣相府內。孟太師一聞，心中大喜，立刻分派轎馬相迎。翰林爺不曾入禁，也換了冠帶，騎了一匹白馬，自己迎來。

少年翰苑坐雕鞍，揮動絲鞭接上前。迎著夫人先問候，催駒隨母入都中。黃傘動，繡旗翻，大轎抬臨相府門。合宅家人齊跪接，正門開處進魚軒。龍圖學士高廳等，相接夫人已近前。骨肉相逢悲更喜，大家一一問平安。翰林料理搬行李，寶眷初臨碌碌忙。孟宅夫人方始到，驚動了，東平王府一差官。

話說王府的差官打聽了這個消息，如飛地起身報知。啟上王爺：孟相國的夫人已到了，稟知千歲定奪。

忠孝王爺見報聞，又驚又喜又酸心。忙出座，急抬身，吩咐家丁伺候行。外面喝聲忙備輦，東平千歲告知親。孟家岳母今朝到，兒往龍圖相府門。武憲王妃齊說是，可言父母請安寧。少年國舅稱知道，冠帶完時走出廳。一路傳呼千歲出，兩班伺候百餘人。三聲雲板王登輦，寶蓋巍巍單頂行。一到龍圖丞相府，公門飛報不遲延。王爺跳下朱輪輦，早見前邊父子迎。接入大堂行禮畢，王爺道喜兩三聲。龍圖翰苑齊稱謝，千歲躬身啟口雲：舊日未曾參岳母，三年顛沛不能親。今朝恭喜臨都下，小婿要，面請金安盡婿心。並乞一邀賢舅嫂，此番相見至親人。王爺言訖容悽慘，回請嘉齡引導行。孟相答言君請坐，裡邊行李亂紛紛。君侯必欲來相見，去叫那，婆媳同臨外面廳。相國回頭呼人請，早聽得，雲板擊得響三聲。但見那，老少夫人出大堂，一前一後■鏘鏘。雙僕婦，二梅香，步步相隨立兩旁。韓氏夫人先出外，東平千歲即登堂。步搖玉■朝靴響，身展紅袍麟袖揚。凜凜威風新國舅，堂堂氣概小親王。叫聲岳母趨前拜，孟夫人，斂袖相回喜更傷。

啊唷，小君侯呀！恭喜你重興家業，復建功勳。

忠孝王爺立起身，含悲欠體問安寧。參完岳母重施禮，又見夫人舅嫂君。飛鳳慙忙答禮，一堂見罷坐分賓。王爺欠體深深問，岳母身體諒必安。七月動身今日到，這一路，風霜之苦也難禁。尊年怎受崎嶇險，又遇此，冬月嚴寒雪不晴。小婿時時心憶念，差人終日探佳音。今朝幸拜慈顏下，家母家嚴命請安。可喜閣潭俱吉慶，從今子婿得常親。

啊唷岳母呀！這三年的變故，小婿是起死回生。今日幸得相逢，深叨岳父母大人福庇。

夫人又喜又悲傷，愛殺東平忠孝王。昔日暗觀猶未細，如今當面更非常。乘龍佳婿還能見，竟不知，薄命嬌兒到何方。

啊唷麗君親兒啊！你好生無福，怎麼你的蹤跡全無了！

如今夫婿復升騰，十八封王顯姓名。你若早歸偕伉儷，伯什麼，不沾聖澤與皇恩。偏偏逃得無蹤跡，要把這，富貴榮華讓與人。今見東床如此貌，好叫我，一回一顧一酸心。夫人座上揮珠淚，忍泣含悲啟口雲。

賢婿君侯呀！

途路風塵托庇安，中年喪女實悲慘。麗君弱質投池死，心緒由來總枉然。可喜君侯身顯達，一門富貴又重圓。消停歸去申微意，恭賀親翁親母前。小女麗君無福分，不能夠，侍姑奉舅盡心田。閨娃已死昆明水，我寒家，深愧虛學墮腹賢。韓氏夫人言到此，東平千歲色悽慘。稱不敢，道休謙，岳母如何這等言？非是千金無福分，此皆小婿少前緣。一門骨肉離復聚，惟有這，烈女投池竟不全。空定良緣無半面，虛懸花誥守三年。婿聞岳父曾談及，留得真容伴膝前。如若此時容一仰，求岳母，可將圖畫示芳顏。王爺說罷揮珠淚，孟相國，立起身來就叫然。

啊唷正是，我倒忘懷了。夫人，你把圖畫取出來。

忠孝君侯欠欲看，只因不在我身旁。既然已帶真容至，可取真容到外堂。韓氏夫人心慘切，回眸喚媳去拿來。須臾飛鳳取圖出，忠孝王爺喜又傷。立起身來容慘淡，問聲可是令姑娘？夫人章氏齊稱是，翰苑龍圖兩下張。玉軸半開明寶髻，丹青全展露紅妝。東平千歲心神亂，曲背彎腰仔細詳。但見那，一位姣娥畫上描，就如神女接雲霄。紅腮淡映桃花豔，翠黛長分柳葉梢。目澄碧水如凝盼，口露朱櫻似吐嬌。羅帶斜拖雙鳳立，繡裙微動五雲飄。千般綽約花光絕，萬種風流月影消。出世丰姿真第一，俗人脂粉沒分毫。果然三尺新圖影，奪盡群花隊裡標。忠孝王爺觀看畢，如癡如醉暗魂消。

啊唷芳卿呀，原來你是元朝第一佳人，怪不得少華不能消受！

何故天生絕代姿，竟能如此占當時。含花嫩臉姣顏泛，卻月鸞眉秀色滋。出世出塵真罕見，傾城傾國不虛詞。平生未識消魂意，今日消魂我自知。

啊唷奇哉！一向未造，何故十分面善？細看其花容眉目，渾似何方兒來。

亦可驚來亦可奇，風流誰似此仙姬？紅腮粉額真耶假，秀眼長眉是也非？到底曾於何處見，這般面善好蹺蹊。

啊唷芳卿呀！

可傷觀面已無言，不在人間在畫間。君有清貞遺苦節，我無厚福結良緣。從今攜得真容去，好存那，斗室焚香伴玉仙。忠孝王爺思到此，竟不覺，悲聲微吐淚如泉。忽然看見三行字，小楷神奇筆法端。飲泣看完詩八句，一番悲喜上眉尖。忙欠體，急開言，半帶驚時半帶歡。

啊呀岳翁岳母，今千金尚未身亡。

此時毫不說劉家，分明是，女扮男妝出了衙。末後一收真壯志，並且要，願教螺髻換烏紗。內中不是投池語，岳父母，子婿之前話不差。孟相夫妻難應答，東平千歲更稽查。

啊唷兩大人，為甚躊躇，到底千金怎樣？

御賜成婚逼做親，故云避世去潛身。千金本是高才女，所以說，要換烏紗顯姓名。既有這般佳指望，為什麼，夫人不示少華聞？我因令愛投池死，無日無時不淚淋。只道良緣成決絕，何期烈女尚還存。岳翁岳母休瞞隱，自己東床做外人。既已千金逃出去，又如何，有人殉節喪昆池？死生不白含糊語，兩大人，今日須當說個清。忠孝王爺催得緊，急壞了，龍圖學士大人身。

啊呀小君侯！不須著急，聽我道來。

孟相時聞意慘傷，屏開左右叫東床。老夫深負欺君罪，故不敢，就裡機關輕易揚。君既觀圖知隱事，少不得，今朝一一訴端詳。

咳，東平君呀！

欽差祁相到雲南，我叫閨娃當面言。小女一聞悲欲絕，說了聲，輕時守節重歸泉。看他光景真悽慘，回到房中飯不餐。次日大家無奈勸，麗君假意竟依言。誰知劉宅行盤後，小女閨中半夜潛。留下真容和手札，帶去了，隨身一婢喚榮蘭。書中自述全身事，教我把，乳母裙釵繼膝前。伊女名稱蘇映雪，替婚小姐嫁權奸。不想她竟投池死，倒把個，節烈之名為女傳。我想鄙君逃出外，不知死活在何方。既然蘇母增光彩，就算了，殉節捐軀喪九泉。況復數年無消息，不知她，異鄉流落果何如？縱然說出難尋覓，我所以，不向君侯道此言。今日得觀圖內影，老夫竟，忘懷上面有詩篇。要知一切其中細，去取那，小女親書與你觀。孟相說完揮痛淚，忠孝王，悲悲喜喜變容顏。蓮花面上紅唇淡，柳葉眉梢翠色殘。半晌癡呆書已到，一邊拭淚一邊觀。手持書札心如裂，叫了聲，貞節芳卿你可憐。千歲此時忙展看，一觀字跡即驚言。

啊唷奇哉！為什麼竟是鄙老師的手筆？

夙成分麗字端方，惟有恩師獨擅場。何故千金親手筆，竟如相國鄺明堂？

啊呀正是，連這幅真容也像老師的面貌，好生奇怪！

方才一見已疑猜，提起恩師記起來。字跡儀容都一樣，莫非真有隱中情？王爺言訖忙觀札，看罷書時淚滿懷。長歎一聲吾薄命，當不起，風流閨秀女英才。咳，岳父母呀！千金原未死滇池，何不真情早示知。小婿既然今日曉，少不得，天涯海角要尋回。緣何映雪蘇家女，這等呆來這等癡。既替婚時重覓死，其中到底為何因？捨身願盡千金節，難道她，有此忠貞冠一時？

啊，岳翁岳母，蘇映雪何故捐身？

孟相聞言歎兩聲，淚沾襟袖叫東平。若言映雪蘇家女，伊父亦非下賤人。見彼母孤無所靠，我家容許帶親生。後來長大姿容美，人極聰明性又靈。朝夕妝台為女伴，竟做了，麗君閨內一知音。又兼小女頗相訓，詩賦歌詞也盡能。後來叫她來替嫁，聞言決意不應承。反言權勢如冰雪，容易消來容易傾。況且逼逃賢小姐，劉家國舅是仇人。若然相逼惟尋死，斷不肯，貪慕榮華替了婚。其母怒時加恐嚇，於時映雪假依聽。臨期代嫁劉家去，她竟是，一把尖刀佩了行。見面打傷劉國舅，望明樓上跳池濱。成全小女名和節，這如今，御賜牌坊獎麗君。可惜裙釵絕了命，她娘孤苦在吾門。害其愛女投池死，少不得，養彼鴛鴦半世身。忠孝王爺聽此語，大驚大駭大酸心。

啊呀奇哉！好一個忠貞的女子。

王親國戚貴當權，誰不趨迎誰不貪。竟有女中真傑傑，卻能知，譬如冰雪這般言。至今果應當初語，皇甫門中報了冤。她若替婚富貴，這如今，臭名反被罵千年。

咳！想當初吾家被害，誰還料皇甫少華尚有出頭之日？不意一個紅顏女子，竟有先見之明。

預卜奸臣勢易休，捐身竟墜望明樓。不隨賊子清名喪，願死寒泉美譽留。如此裙釵真可敬，我少華，銜恩感德愧難酬。

啊岳父母，蘇映雪的母親何在？小婿要見她一見。

夫人孟相說難當，她是我一乳娘。禮貌不週規矩少，怎敢在，大廳之上見親王。東平千歲稱無礙，我還該，拜謝蘇家恩德長。望乞相呼容一見，婿從來，不將貧賤當尋常。龍圖夫婦難攔阻，回喚家人叫出堂。但見那，蘇家娘子出高廳，並不彷徨並不驚。素素衣裙偏穩重，彬彬禮貌頗周旋。容顏半老難如玉，鬢髮整齊尚似雲。步出大廳忙轉下，叫聲千歲欲彎身。王爺一把來扶住，顏色淒然啟口雲。

啊呀蘇乳母！多謝你家姣娘全小姐的名節，增少華的光彩。今日廳前一拜，以謝你母女之恩。

王爺言訖一擦袍，娘子驚慌魂欲消。悲喜相交先下跪，只稱折死兩三聲。無知弱質投池死，聊報千金恩德高。忠孝王爺如此說，卻令我，怎生消受怎生當。女兒映雪原奇怪，處處裡，為顧王爺好幾遭。昔日花園觀比箭，女兒樓上也曾瞧。癡心先恨劉公子，巴不得，殿下當場奪錦袍。看見王爺三箭中，千歡萬喜贊英豪。後來聞得欵差至，她也悲啼痛哭嚎。替嫁劉門原不願，聲聲口口只推開。於時假意應承去，身跳滇池一命消。屍首俱無真可歎，不知她，孤魂斷魄哪方飄。今朝相喚來參見，孤孀婦，禮貌無周乞怨饒。娘子說完心慘切，王爺謝罷問根苗。乳母呀，投池已喪映姑娘，你還有，幾個裙釵幾個郎？說與孤家好記取，好逢機會報恩光。其時竇氏聞相問，一陣心酸淚兩行。按捺悲聲呼殿下，妾身惟此一紅妝。丈夫是個儒門士，死後家窮度日難。伯叔諸人逼改嫁，妾身不敢辱書香。願甘出外來度日，投到了，兵部衙中作奶娘。多感夫人留弱女，孩兒相守守閨房。如今映雪投池死，全靠著，主人主母過時光。王爺見說長歎氣，回轉身來叫岳娘。家姊入宮家母獨，如今宅內甚淒涼。百凡料理親心費，諸事調停母意忙。小婿要全三載義，又無媳婦奉高堂。欲邀蘇母同回去，一伴家慈二協幫。再者無非聊報德，蘇母的，天年後事我承當。岳父岳母如雲可，趁此初來未解裝。韓氏夫人連點首，答言如此亦何妨。今朝乍到行裝亂，檢檢諸般疊疊箱。明日待她收拾好，送來府上伴尊堂。東平且慢回王府，屈在寒家飲一觴。感你這般情義重，還稱舅氏與東床。朝回無事常來此，也教我，眼下歡娛免悲傷。忠孝王爺連答應，蘇娘子，聞言不覺喜非常。聲聲感德深深謝，辭別王爺要進堂。千歲就將圖畫付，叮嚀囑托好生藏。少停酒後孤回去，再把真容付我行。娘子應聲忙接過，匆匆入內理衣箱。夫人婆媳同回後，東書院，便宴相留忠孝王。

話說孟夫人到京，那些送酒席的卻也不少，還有叩喜的親戚絡繹而來，華亭伯也在其內。孟龍圖遂一概留住，排了兩桌現成的華筵。

東書院內設華筵，親友談心盡一歡。日暮點燈方始散，王爺拜別要回程。翰林陪進中堂內，韓氏夫人接上前。千歲躬身忙作揖，口稱岳母婿辭歸。真容一幅今攜去，小婿是，只當千金在面前。日後若然尋不見，今朝就算畢姻緣。王爺說罷容含笑，半帶微熏意甚歡。韓氏夫人心不捨，遲疑未決便開言。君侯呀，妾身此女愛如珍，去後無時不掛心。這幅真容新裱就，在家懸掛我房中。偶然想起忙觀看，見畫如同見麗君。賢婿要時遲幾日，留容相伴兩三句。王爺見說微微笑，帶醉重將岳母稱。如若千金還在此，少不得，於歸也要到寒門。今朝小婿攜圖去，岳母如何說再停？忠孝王爺言到此，夫人只得強應承。旁邊走過蘇娘子，手捧新圖交付明。千歲接來重展看，恐防換了畫非真。夫人笑說多疑惑，此是真容但放心。忠孝王爺重卷好，回呼蘇母快調停。孤家明日差人接，早束箱籠就起身。娘子應聲連道謝，東平千歲出堂門。夫人目送呼賢婿，問候親翁親母身。國舅於時辭出外，龍圖父子送諸親。王爺袖畫先登輦，後擁前呼出相廳。紗燈開道如白晝，早到了，紅牆碧瓦大衙門。

話說忠孝王這日得了孟小姐未亡的信息，又見了畫上的真容，心內倒有幾分歡喜。一到王府，就下輦向內而來。

王爺下輦正貂袍，面帶微紅醉未消。一軸真容藏在袖，紗燈照入內宮來。侍兒左右開簾幔，遙見華堂燭影搖。武憲王妃相對語，旁坐著，奇英女伯一多嬌。聞聽通報王爺進，燕國夫人向外迎。粉面含歡低喚弟，家中久候已深宵。孟衙寶眷年安否？奴只好，拜望姑娘在次朝。忠孝王爺言盡吉，入宮深揖二劬勞。

爹爹，母親，孩兒回來了。

武憲王妃共答言，孟家岳母可平安？今朝諒必親面見，你何因，展放愁眉一霎歡？千歲欣然微帶笑，躬身含笑叫椿萱。爹娘呀，岳母來都一路寧，命兒致意候雙親。今朝歡悅非為別，得了個，媳婦還在大喜音。哪曉麗君猶未死，投池卻是替婚人。真可愛，實堪驚，竟把情由細告聞。千歲說完從直訴，前前後後並言明。

話說忠孝王把前後事細言一遍，皇甫敬夫妻不覺又驚又喜，驚的是蘇映雪替婚殉節，喜的是孟麗君易服全身。齊叫一聲怪哉，世間竟有這般奇女子！

孟府千金竟未亡，喬妝半夜走他鄉。隨身只帶榮蘭婢，未識飄流在哪方。守節辭家真可歎，全身避世實堪傷。如何映雪蘇家女，他竟是，這等貞節這等烈。不慕王親真富貴，先知奸佞必傾亡。跳高牆，成全小姐千金譽；殉大節，撐得吾家一府光。可喜可嘉還可敬，不枉了，天恩准賜建牌坊。

啊呀蘇家烈女，你竟是千古無的女子，我皇甫門中也感恩不淺，報德無由。

武憲夫妻喜又驚，奇英女伯也知情。一聲長歎悲蘇女，幾點珍珠泣麗君。忠孝王爺呼父母，真容一幅現今存。此圖是媳親筆跡，兒已攜回請細端。言訖展開雙手獻，王妃夫婦就抬身。一齊走近抬頭看，女伯旁邊自秉燈。僕婦丫鬢齊觀畫，合堂站得密層層。觀仔細，看分明，三尺親圖一美人。翠鬢紅顏花灼灼，雲衣水佩玉亭亭。千般窈窕堪傾國，萬種風流已絕塵。色映燈光生白媚，分明是，無雙蓋世一佳人。夫人看得癡呆了，武憲王爺呼一聲。

啊呀，這是鄺明堂啊！怎麼說是孟千金的小像？

忠孝王爺聽父言，心中益發動疑端。躬身連說原奇怪，兒亦難知就裡緣。不但容顏無所別，更兼筆跡也奇然。書中說明因全節，詩內藏言願做官。孟府千金才本捷，或者她，竟能緯地與經天。然而此事難開口，我怎敢，輕慢恩師夫子前？爹爹呀，恐防還有錯疑心，豈有裙釵做大臣？相國有才非小可，婦人怎樣掌權衡？老師若此明如鏡，斷不是，閨閣紅顏料其人。兒若輕輕言此語，

恩師一怒怎區分。故爾此事深費處，只好猜疑不便雲。武憲王爺眉一皺，沉吟良久捋須雲。

咳！芝田呀，據為父的看來，你老師竟是千真萬真的孟家小姐。為什麼容顏字跡俱同？名姓也有原故。他叫鄺君玉，若然去了這玉字，分明是麗君了。你道錯也不錯？

況他奏聖要招賢，分明為，提拔夫家好報冤。又領熊君申血本，心腸處處總相關。孩兒你想其中理，鄺相多應是麗君。武憲王爺言到此，少年國舅更稱然。

啊呀不錯呀！爹爹詳解得無差。

算來此事總難成，怎把恩師認麗君？戲弄大臣非小可，孩兒犯觸把官刑。不知到底情真否，免得我，又向他鄉異地尋。國丈沉吟連說是，鄺明堂，必然斷斷孟千金。王妃只顧觀圖畫，父子之言無意聽。看到出神銷魂處，一聲悲歎淚珠傾。

啊唷，我的媳婦姣兒啊！

原來如此美容光，才貌俱全絕世無。目似秋波清更爽，眉如遠岫翠還長。沉魚落雁真稱美，閉月羞花足占香。此是吾兒無福分，不能消受好妻房。

啊唷劉奎璧！萬剛的匹夫呀！你逼走了我的才貌雙全媳婦。

當初如若不逃災，鳳友鸞交早合諧。非但繁多有主，應看蘭玉也生階。今朝恨殺劉奎璧，竟被他，劍劈鴛鴦兩下開。

啊唷媳婦呀，做婆婆的沒福，消受你不起。

夫人言泣淚垂瀉，喚媳呼兒看畫中。女伯見圖心自付，孟家表姊好姿容。平時疏失今朝見，衛勇娥，心服心輸拜下風。當下大家觀畫畢，東平千歲卷真容。

話說忠孝王把真容一卷，又將接取蘇娘子的言語告知父母。武憲王權口稱贊，王妃十分歡喜。

於時歸座又開談，夜已深沉倦欲眠。尹氏王妃安了枕，奇英女伯始辭回。王爺帶畫辭親出，回到西書院裡邊。伺候僮僕俱侍立，香茶托上小龍盤。王爺便換家常服，傳話諸人各去眠。頃刻家僮齊走出，自將圖畫近窗懸。掛完供上黃金鼎，小小香幾擺面前。然後燒些蘭麝片，微風飄動一爐香。自身斜對真容坐，默默無聲注目觀。良久起來擎燭照，燈光之下又觀瞻。但見她，亭亭如立彩雲中，色映燈光淡淡紅。秀眼流波生百媚，長眉帶翠畫來濃。天香國色無雙貌，素豔清標絕代容。忠孝王爺觀到此，神魂飄蕩暗情濃。誇美色，贊芳容，如此佳人蓋世空。

咳，奇哉！這分明是鄺君玉，今我如何區處？

恩師委實太風標，安得男兒若此姣？面似桃花紅面頰，眉如柳葉翠雙梢。真美麗，實姣嬌，每一相逢魂欲銷。只為師生難戲謔，我只好，彬彬禮貌不輕佻。如今字貌俱相像，竟是我，孟氏芳卿鸞鳳交。

呀，真是！還有一件可疑之處，為什麼太老師姓康，老師姓鄺？

既然異姓不同門，定是螟蛉過繼人。孟氏芳卿逃出外，莫非她，窮途流落被收留？細思此事真奇怪，件件之中皆有憑。更有二樁疑惑處，想來越是孟千金。老師入贅梁衙內，年少風流做大臣。何故成親偕伉儷，世兄世妹一無生？今朝細細詳其理，夫子分明是麗君。

啊唷，若然如此，我孟芳卿竟是女中丈夫了！

蓋世奇才實可誇，故云螺髻換烏紗。若然真是我原配，我芝田，竟是榮身靠了他。掛榜招賢非彼奏，安能夠，建功立業復興家？分明孟府多才女，他所以，處處深心為少華。

咳！怎生是好？這一段射柳的良緣，竟是萬難成就。

他現為師我做生，如何啟口論婚姻？雖然凡事堪奇惑，還只怕，錯認明堂鄺大人。且待相停相見處，再將言語探其心。果然萬萬無差失，少不得，我要當朝奏聖君。帝命下時難執逆，不怕他，還將夫主當門生。王爺執燭觀圖畫，一寸心中萬種情。看過了時重又看，忽呼夫子忽呼卿。遲遲坐下金交椅，面對真容欲斷魂。冷清清，紅燭生花書幌暗；風切切，碧窗瑣影竹影深。人寂寂，寬齋獨坐淒涼意；夜沉沉，宮漏三傳輾轉心。恨悠悠，對面含情言不得；愁默默，窺床欲眠夢無成。王爺情到難堪處，信口孤吟八韻新。取出花箋鋪在案，一邊舉筆一邊吟。連真帶草揮毫罷，慘慘淒淒誦幾巡。

冰心不羨十朱輪，避世留圖自寫真。寂靜素懷傳妙意，澄清秋水凝芳神。

凝眸翠黛愁中色，拂額湘梅睡後春。鸞帶臨風虛■韻，風鞋立月絕香塵。

雙鬢掩映簪花鬢，半袂輕盈舞柳身。對影含愁仍獨訴，背燈欲言豈相親。

綠窗一夕和珠淚，金屋三年待玉人。他日欲尋仙路去，夢魂莫誤武陵津。

王爺定畢淚漣漣，除下真容錄半邊。題罷新圖微覺俗，手攜燈燭近床前。心慘淡，意悲酸，一頭寬袍一頭言。大料婚姻難得就，今宵只當了良緣。雖然不算成花燭，也與真容一處眠。千歲說完長歎氣，寬衣已畢又除冠。手攜圖畫同歸寢，低喚芳卿共你眠。忠孝王爺歸了榻，嗟吁直至五更天。朦朧一覺紗窗曉，半敞貂袍下榻前。懸上真容開了戶，親隨伺候不遲延。王爺冠帶俱完畢，傳喚閨人到面前。吩咐去迎蘇乳母，速行快快發魚軒。家人答應遵王旨，立刻喧呼到外邊。慢表主迎蘇乳母，且談少華坐齋間。正然要來參參母，來了平江一位人。走進書齋連拱手，問聲弟婦在何邊？昨宵令姊歸來說，孟府千金命未捐。恭喜良緣還有望，不須賢弟守三年。王爺看見抬身接，笑把親圖說請觀。友鶴熊君忙走近，凝眸一看變容顏。

啊呀東平君，這也奇了。為什麼弟婦與鄺老師一般面貌？

王爺見說笑微微，就把機關仔細言。友鶴熊君聞此語，沉吟良久道聲奇。幾樁事件俱相對，沒甚猜來沒甚奇。鄺相必然真弟婦，我勸你，放心前去認為妻。世間有此高才女，他自然，動地驚天做事奇。女伯亦曾男扮過，吹台山上豎旌旗。一文一武無疑慮，孟府千金必是伊。賢弟若然逢鄺相，好生用語探心機。果然看出真形跡，爾竟當朝奏袞衣。天子判成鸞鳳侶，那其間，老師豈有不遵依？

大料此情是實，東平君，你也不用狐疑了。